

紅玫瑰

第 四 卷 第 二 八 一 號

上 海 書 店
江 蘇 廣 陵 古 籍 刻 印 社

2429.6

24

經 子 王 瑰

第五卷 第一期

(趙搗叔花卉真蹟)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花前小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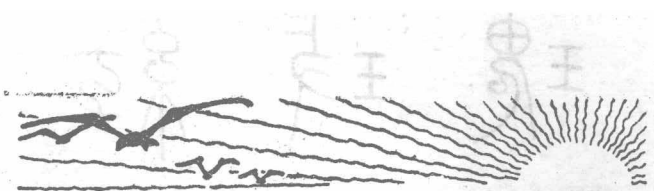
荅·狂·

我們這本紅玫瑰。歷年來荷蒙讀者們的愛護維持。銷數竟是一年年增加起來。到了本卷定戶居然到達一萬以外。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使我們覺得既慚且感的。

我們爲酬答讀者們的雅意起見。即在本卷首期中。把材料竭力的充實起來。結果比之四卷首期要增出二十多張——四十多面。不是說句笑話。倘然再要把頁數增加下去。不但出版家以爲太耗成本。心裏要覺得肉痛。就是在這一分的寄費上。恐怕也要發生問題呢。

爲了以上的原因。因此有幾篇預約好而寄來得遲了一些的稿子。竟沒有放得進去。但照著我的本意。很想依照原定的計畫。一齊發表出來呢。現在祇好遲一期發表了。這是要請寄稿的先生們及讀者諸君們原諒的。

何己廬君。同著顧青瑤女士。都是金石書畫大家。如今結成伉儷。真可稱得神仙眷屬。現允爲本誌每期作一篇畫家小傳。并把鴛鴦印譜陸續在本誌發表。這是很可感激的。特此致謝一聲。



紅玫瑰第五卷第一期目次

趙之謙之花卉真蹟(封面畫)

何仁庵之鴛鴦印譜
顧青瑤

海上名媛之新裝

周碧霞女士

張嘉蕊女士

甘金翠女士

陸瑪大女士

唐瑛女士

汪介曾女士

提倡新裝束之兩領袖

唐瑛女士

陸小曼女士

譚端女士

譚端女士

五美

鍾慧蓮女士

鍾慧春女士

陳皓明女士

陳皓明女士

圍爐

譚端女士

陳慧明女士

春潮

埃及之金字塔

肖君之誕生

我之男友

赤玉環上

趙之謙小傳

呂伯攸

薛兆蘭女士

程小青

顧青瑤



玫瑰新圃

春來了

愛神顯真

支那人的薄倖

夢回時

男人女人

酒後的歸途

努力

二件失物

小說學雜論

賭毒

春燈趣語

時代的精神

八股文諸乘

赤玉環下

四海羣龍記

滑稽新史

人海夢

王玉明女士

林逸公

魏維熊

黃問白

譚人

張冠和

程瞻廬

張枕綠

徐國楨

李定夷

程瞻廬

趙茗狂

王戟髯

程小青

姚民哀

程瞻廬

嚴獨鶴



肖君之誕生

呂·伯·攸·

在去年，——倍兒出世以前，因為沒有請醫生顧問，竟至流產，竟至殞滅了他的生命以後，我的心上似乎永遠便刻着一個深深的創痕。

今年上半年，妻又有了懷孕的象徵了。我在這八個多月的時期中，真是時時刻刻像是一隻驚弓之鳥，那麼膽怯。老實說：我們對於兒女，雖不想在他們身上，得到怎樣的未來的希求，但是，天賦給人類的無條件的愛，使我們熱誠

地需求他們的來臨。

「勤，你且試試看，腿上也像去年那麼，有些腫脹的痕跡嗎？身體覺得不適意嗎？——如果有，那便得趕快去請教醫生！」我不知道把這一類的話，向她說了多少次。

「不，我並不覺得怎樣，腿上也沒有一絲腫脹的痕跡！」得意的回答，在她那笑容可掬的嘴裏流了出來，「你不記得嗎？當我才懷孕兩個月的時候，便請產科專家丁醫師診視過了。爲了免蹈去年的覆轍起見，不是曾化去了你一個半月的薪水，請他打過好幾針嗎？」

於是，我泰然了。

這大約是到了第八個月的初期了，她不知怎樣，漸漸覺得有些不適：長期的大便閉結，牙痛，嘴唇更燥裂得像是烘乾的麵包。我明白，這一定是內部太燥熱的緣故；照我們平日的習慣，當然祇有多吃水果的一個方法。

蘋果，天津梨，葡萄……雖常常充滿在我們的食物廚裏，可是，沒有經過醫生診斷，我們不敢大意。

「明天到醫生那裏去一趟罷！真的，寧可防患於未然。」我說：

「丁醫生上次不是說：『不要坐車子嗎？』又走不動許多路！」

「那末，去把醫生請了來吧，大不了多化幾塊錢！」

「僅僅一些兒不舒適，何必呢！即使要請醫生，也祇要請了附近姓陸的中醫來就是了；想來，這一點不自在，總不至於不會醫罷！」不慣浪費的她，終於表示了她的意見。

這其間，又經過誠信中醫的母親，多方的贊助，便決定去請陸醫生來診治。好在，我已抱定了宗旨，不過暫時請他做個顧問，要是他的話說得不對，儘可以不吃他的藥。

下午兩三點鐘，陸醫生居然安步當車地來了，並且手裏還攜着一個新式的聽筒——這大約

要表示他的「學貫中西」——可是，診視了一會，却也說不出甚麼緣故，祇是照例地一面背着他所熟讀的湯頭歌訣，一面在斟酌他的脈案。

不一會，他把那張藥方捧到我的面前，極謙恭地道：「請教，請教！」我約略看了一遍，祇覺得有些牛頭不對馬嘴，他滿紙寫着的，不過是些甘草、枳殼、川芎、兔絲子……還不是普通的保產無憂方之類，對於大便閉結、牙痛等，又有甚麼關係呢？「請教陸先生，水菓可以吃嗎？」我忍不住向他動問了。

「水菓……似乎有些不相宜；太冷了，你想，胎兒不要冷壞嗎？」孕婦的食物，大概是直接到胎

肖君之誕生

四

裏的，這是我們陸先生的高明的診斷。「要吃，總得用開水泡過」

「水菓用開水泡過，冷氣不是愈加收縮在裏面了嗎？」勤很俏皮地說。

「哦，總以不吃爲是！」

我覺得陸醫生已現着非常的忸怩，便故意岔開道：「陸先生既然有聽筒帶來，不如請他聽一聽，胎兒在肚子裏的位置可好？」

「不，聽筒的效力，恐怕不能聽清楚吧！」——其

實，這種都是外國人騙騙人的，所以上一次在我們中醫學會開常會時，那大名鼎鼎的戚農軒，也說過：「中國人現在都是迷信西醫的聽筒，我們

以後出診時，也不妨備一個，壯壯威勢。」哈哈，呂先生，這真是老實話……」

「噢，原來你的聽筒是壯威勢的！」我幾乎要脫口說了出來，但是，畢竟幽默地緘住了口。

當陸醫生把那六角小洋的診金推讓了半天，終於塞在懷裏，道過「再見」，出了大門以後，我就把那張藥方撕得一個粉碎，一片片在室中作蝴蝶舞。

這一晚總算平靜地過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從床上起來，便預備出門去工作。這時，勤也起來了，我便問她：「今天身體怎樣？」

「更加不舒適了，但是，我還能支持！」勤說着，

現出很萎靡的神氣。

「去接醫生吧，P醫院的M女醫生是美國的吧！」

產科博士出診祇要五兩銀子……」我瞧着她黃瘦的面皮說。

「……」她懶懶地在籐榻上躺下了，閉着眼，向我搖頭。

我知道她不忍化費我勞苦得來的五兩銀子，竭力在忍耐着。但是，我想起了去年的覆轍，那心的傷痕上，不覺隱隱地有些作痛。

我主意打定了，也不和她多說，一逕戴了帽子，走出門去；當母親送我到門口時，我才輕輕地關照她：「我准定去接P醫院的女醫生了；她大約

下午兩三點鐘可以到家，那時，請母親招呼一下

吧！」

我乘了公共汽車，趕到P醫院，掛了號，仍舊到廠工作；心裏却祇惦念着我的勤。

四點半鐘放工，我即忙趕回家裏，才知道M女醫生已經來過了。

「醫生剛才怎樣說法啊？母親！」我一走到樓上，就這樣問。

「醫生說：胎兒的位置很好，大便秘不通等症候，也是產婦所常有的事，並沒有甚麼妨害！——這一來，我們倒可以放心了，雖然是化了七塊多錢！——母親很高興地說。」

「吃了甚麼藥物沒有？水菓可以吃嗎？」我又問。勤問，勤已在後門外打門，不一會，便走上樓梯來了。她兩手捧滿了梨子、文旦、香蕉、葡萄……等，笑嘻嘻地跨入房門，說道：「經過M醫生說了，不妨害的，我的心也放了，病也好像完全好了，心理作用實在真利害呀！」

「醫生給她吃了一匙藥水，據說，水菓是可以吃的！」

「可會問她，這是甚麼藥呢？」

「問的！她祇說了一個外國名字，我也不懂是甚麼？後來打算再向她問個明白，可是，她已經現着不耐煩的神氣了……」

「非但是放了心，並且又可以如你的意願，每天照常大嚼水菓了。怎麼不快活！」我如落下一塊大石一般自在，不覺又故態復萌地打起着。

「哦，畢竟有了一個博士的頭銜，便這樣驕傲了！」我嘆着氣說。

天色漸漸地黑了，我們便用晚飯，飯後又圍着一桌吃水菓，誰也不再想起早晨那種沉悶的景象來。

「是啊！」母親似乎很同情我的嘆聲。

我回頭瞧瞧床上，却沒有動躺着，正想向母親

七點多鐘的時候，勤已遵從了醫生的囑咐，提

早睡覺了。——據醫生說：胎兒太大了，多走動，防
得要早產——我也伏在寫字檯上，照常做我的
來商酌。

工作。這樣靜寂了不到一小時，我覺得勤在床上，
兀是轉側不寧，並且還聽得到她細細地呻吟聲。
「痛的時候覺得腰痠嗎？」母親已走到她的
牀前了。

「怎麼，勤又有些不舒適了嗎？」我忙停下了
筆走過去問她。
「是的，有些腰痠！」她輕輕地說。
「這大概是要臨盆了吧，還是趁早去請醫生！
」

「沒有甚麼，不過肚子有些痛；也許水菓吃多
了吧？」
「不，照理還有一個多月呢，也許不是吧！——
」

她便掙扎着，預備起來大便，可是一次，兩次：
結果，却依舊一些也排洩不出。而肚子的疼痛，
子，竭力地鎮靜着，
等一會再說，要是不痛了最好。」勤兩手捫着肚

却一陣緊似一陣，竟有一刻也不能忍耐之勢。自
我和母親，便坐在她的床前，不再做聲。這時兩
然，我是一隻驚弓之鳥，那裏禁得起這種意外的
個人的心弦上，當然在奏着同樣調子，一心希望

她立刻痊愈了。但是，那隻磁殼小鐘上的長針，十分，二十分……地很快地移着，早已把那枝短針，推送到十二點了。勤的肚痛，却依舊沒有停止。

我暗想：「八個多月來，時時刻刻提心吊膽地，祇預防着再蹈去年的覆轍，怎麼竟又如法泡製了嗎？……唉，化了這許多賣心血得來的錢，兩個人吃了一年的辛苦，難道就得到這樣一個報酬嗎？」我憤憤地不知道應該痛恨誰才是，祇氣得幾乎滴下眼淚來。

「不要發獸了，時光已經不早，還是快些去請醫生吧！」母親這樣提醒了一句，我才如夢初醒。我急急地披了大衣，戴了帽子，趕到汽車行裏

去雇了一輛車子——因為附近沒有電話可借用——允許那車夫多給酒錢，囑咐他加速率向P醫院開去。

昏昏沉沉地到了P醫院門口，打了一回大門，裏面居然發現了幽靈似的一聲答應。門開了，從黑暗中伸出一個睡眼朦朧的壯年男子的頭來。「儂（你）做啥事體。喊？」很不高興的聲音。「半夜三更到你們醫院裏來，自然是請醫生哪！」我反而把憤怒變成了冷笑。

「醫生一個也勿在此地！」他捻亮了電燈。「那怎麼辦呢？」我驕地聽得樓上，有一陣甜美的女子笑聲。「樓上不是有人在着嗎？」

「那是病人……」他聲音放得很低很低了，
「還有……看護婦。」

「我早晨來請醫生的時候這裏人不告訴
我過：無論甚麼時候，都可以用電話來請醫生嗎？」

「這裏是分院，晚上照例不住醫生的，你要請
醫生，可以自己來打一個電話到總院裏去。」

「總院在那裏呢？」

「在華界E路！」他一邊說，一邊走，已引導我
走進扶梯底下的電話箱前。

電話接通了，我直等到從那邊發出了一個嬌
媚的聲音道：「曉得哉，馬上就來末哉！」才放下

了心。

走出P醫院門口，來時的汽車是早已放回去
了；天上却不知在甚麼時候，已在飄着毛毛細雨，
幾盞慘淡的路燈，祇俯窺着地上的幾片落葉在
打滾，涼意從人行道邊的梧桐樹上，直落到我的
身上，使人禁不住要打幾個寒顫。這條靜悄悄地
路上，祇有我一個人走着。

穿過了兩條橫的馬路，便到了一個破落的街
口。遠遠的馬路邊，雖瞧得見有幾個幢幢的人影，
圍住了一副不知賣甚麼夜點心的擔子，在笑語
着，但是那賣點心的敲着柝柝的竹板聲，和那幽
長淒涼的叫喊聲，使人聽了，真有些毛骨悚然了。

我把大衣領子翻了些起來，以便擋住那落下頸項裏來的雨點，一面低着頭忽忽地走着，預備折過G世界面前雇街車。不提防，從斜刺裏發出一聲尖銳的叫聲，我的左臂已被一件很重的東西扎住了。

「廣東人（銀）到促屋裏坐息去（起）啊？」接打去。

着便是一陣不自然的笑聲。

我嚇了一跳，忙抬頭瞧去，祇見一張像戲台上的曹操般的白而大的臉，在我昏花了的眼前幌動。那張開着的血盆大口裏，更是一陣陣的噴着臭鹽魚的氣息。

「我要緊格，但是規規矩矩格人（銀）家人呀！我的手，放了下來。」

我暗瞧那個曹操臉孔，却還是一個癩子，她一踉一拐地向街口回轉去，那個像大西瓜一般的肥臀，便高高低低地變動一個不住。

嚇退了這兩個惡魔，我的兩隻脚才回復了原

狀，於是開足快車，即轉過G世界面前來。雨是已經停止了，風却刮得真不小，一羣脂香粉膩的太太奶奶們，一個個都在遊戲場看飽了小白臉，失魂落魄地在找尋汽車。我瞧瞧那隻用電燈裝成的紅錫包的廣告鐘，長短針齊巧並在II字上。

不必說有幾個野雞汽車夫，自然也都鑽在那鶯鶯燕燕的叢中，擾擾攘攘地希冀得到一注意外的好生意——不，也許是偷嗅些法國貨化妝品的香氣——我想，像我這樣寒酸，他們是不會來兜生意的了，於是，便講明三角小洋，雇了一輛人力車回去。

車夫像踱方步式的走着，剛到外灘，那海關屋

頂上的鐘已經指着兩點半鐘了。我每聽到一輛輛從後面掠過的汽車，必定伸着頸子向車箱裏打量着。暗想，這不要就是P醫院醫生的車子吧！心裏的焦急，真是難以形容。可是那車夫的脚步，終於像是掛了幾百磅的鐵塊似的，沉重得有些提不起來。直等他過了B橋，我却再也不能忍耐了。

「喂，你可以再跑快些嗎？」我向車夫。

「地上滑呢，跑不快！」車夫怨恨似地。

「人家的車子，怎麼一輛一輛的都搶上我們前面去了？」